

紀 念 三 哥

徐 櫻

麟 兒

北風怒吼，雪滿乾坤，一九〇六年一個寒多的午夜，整個的東京市都在瑟瑟的沉睡着。忽然間，在一個小樓的一角，閃灼起螢螢的燈火。一件喜事將要發生了。

這座小樓，五面透風，十分的簡陋、平凡。然而其中却住着一對極不平凡的少年夫婦。那就是日本士官學校第七期畢業的徐樹錚將軍，同他的髮妻夏宣夫人。我的父母。

娘親二十三歲過門，連舉二男。以後帶了她的兩個兒子隨我父親到日本留學。現在第三次臨盆，是在異域他鄉，舉目無親的日本，東京市。因此父親在營中請假兩週，回京待產。可是毫無動靜，軍規嚴謹，我父只好回營去了。

當夜我娘在睡夢中忽聽到有人問：「怎麼還沒來？怎麼還沒來？」「來了！來了！是坐了轎子趕來的，誤不了午夜子時。」娘親猛睜雙眼，果然將近午夜。肚子急劇的痛了幾陣，嬰兒呱呱落地！倉促急切間，她低下頭去，自己把臍帶用嘴咬斷！古人有名叫「咬臍郎」的，真有其事啊！

在小樓的寒夜裏，那是舊曆十一月初二日午夜。她產後體弱，索索發抖。然而抬眼一看，又是一男！娘從心底湧起一股甜蜜的暖流，抱着稍微擦抹一下的嬰兒，她一生最寵愛的三兒子，跪爬到棉被裏將息去了！

我父投筆從戎，志在捍衛國家。他的心願裏想有四個兒子，所以老早就取下四個名字，義、武、交、憲。我娘四年連獲三男。她衷心的喜悅與自豪，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整夜勞乏，她一覺醒來，初升的旭日正照着她微笑，娘就給他取了乳名「旭郎」。祖父在中國得到喜訊後，又命名「九如」。因在伯叔兄弟行裏他是第九。父親給他提名為「審文、字道鄰」。後來就以字名。而我則叫他三哥。父母也都叫他「三禿」。

父母雖然偏愛男孩，一串來了三個，也就沒把他特別寶貴。本來一家四口，全靠我父一人的留學官費，勉強度日，其艱苦的情形，我勇敢的娘，是在她出國以前所沒想到的。現在又增一口，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她雖天性豁達，她為貧窮而煩惱了！正在這時，袁公項城，忽然津貼紋銀

二十兩。家境立見寬裕，再不至於捉襟露肘了。母親有些迷信，說三哥的命好，從此特別喜歡他，她老人家一輩子在兒女中最愛三哥。第二年七月裏，二哥武，不知染了什麼病，五歲在日本夭折，據說他在兄弟姊妹中長的最魁偉，體面。我父母十分悲痛！同時對三哥又加倍愛惜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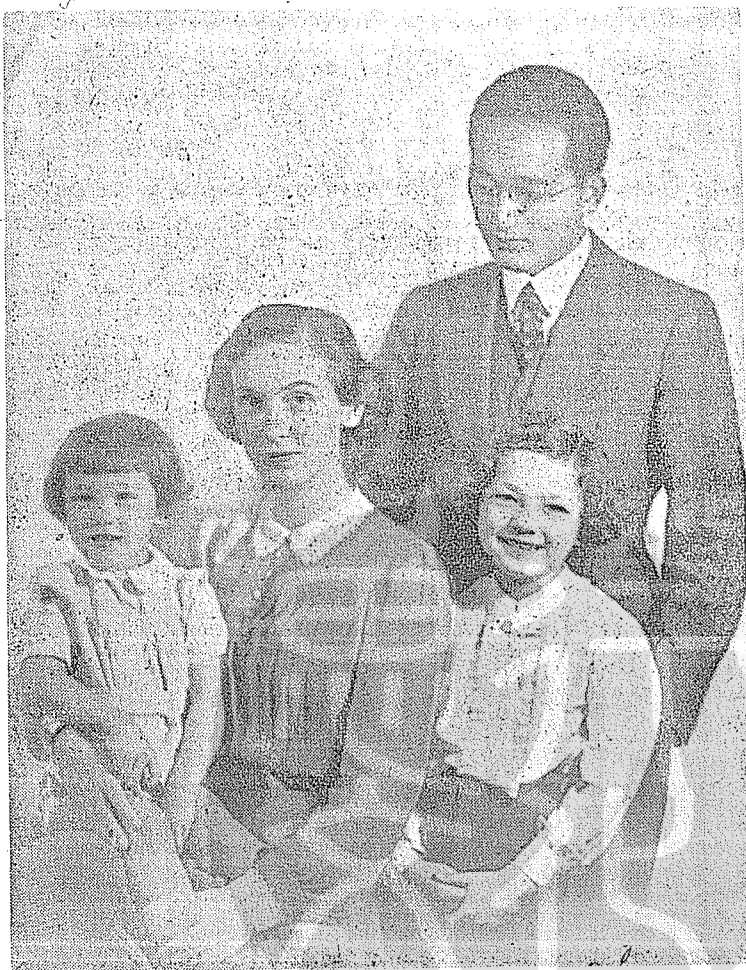
傷 足

父母繼續讀書，家境稍裕，就請了女幫忙，却因此又闖下了禍。有兩天，三哥忽然哭鬧不安，娘以為是小孩子調皮，就打罵了幾次。第三天發現小便帶濃，這可嚇壞了，他那時還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審問下女之後，才知是背他的包袱鬆了扣，他從下女背上滑了下去，在着地以前，下女又回手倒提了左脚，拎了回來，腰膀之間，骨節脫臼。發炎疼痛，故爾啼哭。立刻去求醫，那時藥舖醫術，都不像今日之精良。醫生說再觀望一二日。那時他已度過危險期間，漸漸的不痛了。表面上是不治而愈。誰知等他會走路時，才發現兩腿發育不齊，走起路來一瘸一拐，跑起來，更不像普通孩子們方便！這點殘疾，一輩子

也沒復原，父母對他衷心歉疚。痛心之餘，只好強調他出世時就幾乎誤了生時，坐了轎子起來，可見他前生就已不良於行了。我們也有時惡作劇叫他「坐轎子的」，這當然是父母在無可奈何中聊以自慰同時也安慰三哥罷了。

美 丰 儀

三哥一生從小到大都非常愛漂亮，喜整潔。



本文作者的三哥徐道鄰教授民國二十八年義大利與夫人及兩位女公子合影

直到六十多歲，他永遠是光頭淨臉，穿戴入時。這也許是因他有那點兒缺陷，使他在力量能彌補的地方下一套工夫。因為他不能同一般男孩子們一樣的跑跑跳跳，心理上的痛苦，也很顯然。由此養成他安靜的習慣，把全付精神都寄托在書本上。

並且他天資過人，自幼就能博覽羣籍，手不釋卷，

這是他深得父親鍾愛的一面。

我

們同胞六人，二哥、五弟、六妹都早死。只有大哥、三哥和我

和同年同輩的人打架、門口。但他不聲不響的捉弄起人來，也常使人吃不消。比如說他賴我的胡桃、栗子的事，同騙表兄弟們說只要搖頭晃腦就能把書背熟的，種種趣事。已見前拙稿，茲不再述。

他見識深遠，善於詞令。雖在幼年，已會分析事理。我父母多年失和，每有吵鬧，以前是我和五弟哭鬧解圍，五弟一死，以後就是我和三哥兩個人的事了。父母不管在任何盛怒之下，經他三言兩語，爭執就暫告平息。

他又很機警，任事負責。母親帶了我兄妹二人從北京回徐州，有大批的傢俱行李，還有護兵馬弁等隨行，火車夜過德州時，據說那時盜賊很多，三哥把我叫醒，兩人在兩截車上跑來跑去守夜，事實上負責的人很多，兩個小孩子能管的了什麼事？那時他才十二歲，我七歲。於此可見他的責任感同警惕的態度就是了。

十三歲那年，他患病。發高燒，喉嚨腫痛，幾乎封喉，那時無特效藥，只用一個長嘴的銅壺，給他望喉頭吹藥粉。怕他哭鬧，娘答應他，每吹一次，給銀洋一元，兩天的工夫，銀元藥的很高，他雖然脫了險，但終留下心臟病，後竟因之去世！在三哥過世那年的十月裏，他還問我當年在徐州他患的是什麼病，我只記得徐州人叫「蛾子」。所吹進的藥粉是朱紅色。他說：「是了，蛾子就是白喉。那時的高燒，損壞了我的心臟，所以現在醫生不主張我開刀施手術了。」這就注定了他的壽數！

次年母親患病，我嚇的大哭。當時又得了舌

腿，他也不避傳染，居然挺起腰來，小大人一般來保護我。兄妹六人，只有我和他自小情感最深，直到最後。

以後安福系跨台，父親政治生活結束，息影上海，閉戶讀書。三哥十五歲時離開母親的懷抱，隨父親去住了，我留待母親，兄妹從此也不長在一起了，但他一年總回徐州二三次探母。他回來總教我唱幾段兒他所喜歡的崑曲，或者講解幾篇詞賦，那時我們都已過了分胡桃黃栗子的時代。歲月如此的過去，童年遠逝，三哥已進入青少年的階段。

放洋

一九二四年，我父親住在上海時，無緣無故，一天忽然間英國人派了工部局的巡捕把他軟禁起來，三哥是同他的老師們住在武林里另外的一所房子裏的，他請了幾位老輩朋友，出面交涉。其中有唐紹儀、朱慶瀾、曾宗鑒先生等，他又請了一位英籍律師安德臣向法院遞狀，控告工部局的違法行爲。連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十月二十二日也向廣州的領事館抗議上海工部局對我的無禮舉動。工部局又帶了三哥去見父親，請求處理家中的一切事務，因為他們請我父親必需在第二天出洋。而且在到達利物浦之前，不得下船。可是船一到香港，總督立刻向我致歉意。並請他下船自由活動！這事的變化一面是三哥的控告，而另外的一個因素是政局也適在那時又有變化，而使港督前倨後恭。

段執政上台，局勢一新，父親被派爲考察歐

美日本政治專使，三哥把上海家裏事務處理清楚。我父是向來手不釋卷的人，所以他又趕裝了六十箱書籍，三大包毛筆，好幾刀宣紙。同時他就隨父放洋了。以後他在我們兄弟姊妹數人中隨侍父親的日子最久，在許多國家我父那些驚人的場面同突出的措施，以及待人接物，一舉一動，他都躬逢其盛。所以他對父親的修養和表現比我們任何人都多了解一層，眷慕景仰也都深一層。父親去世，他奔喪回國，那種悲切的哀號，實在是石人聽了也要墮淚！小虎「哭父親」文裏也談到，不論何時何地，一提到父親，他霎時色變，珠淚盈眶！他也告訴過我，因爲父親不喜人吸煙，他一輩子都不會嗜過煙。雖是小事，可見他對父親的孝思，真是時刻不會去懷！

君子固窮

父親下葬以後，三哥又回德國攻讀。一九二二年，他從柏林大學得了法律博士回國。在大哥的極力維持，三哥自己節儉，五年以來，都是自費，而行前段執政和倪嗣冲老伯的兒子道痕都願意供給他的留學費用。兩個哥哥都覺得我家雖不富有，但堪維持。要是受人的接濟去求學，他日有成，也不光彩。因此都婉言謝絕。那時大哥二十四歲，三哥二十歲。現在回想，他們雖在少年，又臨大事，可算是很有骨氣的了！

玉成

三哥回國時，我的婚姻正在若斷若續的邊緣，主要是因爲母親和大嫂意見略有出入。原則上

又都是怕我受苦、受窮，意見紛紜，莫衷一是。三哥挺身担保我終身的幸福，才達成協議。幸而四十年來，風平浪靜，我也沒使他爲我懸心！我這段婚姻是大哥嫂發起，三哥回來後成熟。結婚時大哥染了麻疹，住了醫院。雖有長兄，我還是依在三哥的臂上步入禮堂。兩位哥哥同方桂三人郎舅的情感，一輩子都那麼友好！惜乎近世紀的人流動性太大，彼此能够聚首的時間有限。現在兩個哥哥都已謝世，留在我們意念中的只是無窮的愛慕同悼念！

成家立業

三哥回國後，很是時下一班女孩子追逐的對象，但是留德的學生較爲保守。他對於時髦的女仕，不太能欣賞，在德國的女朋友，又時常來信。有段時期，娘還命我檢查他的信件，封鎖消息。以後看看沒有什麼結果，就把信都拿給他，三哥不以爲怪，反而覺得這份考驗是有益的措施，由於急轉直下，兩封電報的往還，舒氏碧君在德國登船，來此就婚。婚禮在南京舉行。那時他已追隨故總統蔣公，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凡十餘年。

三哥爲政不輟爲學，在這些年裏，他還是不停的閱讀、寫作，出版不少的書籍、文章。這些事，有他的一筆整賬，不在此贅述。我之紀念三哥的則是偏於家庭瑣事，各人生活的片斷。不過其中有駐節義大利的一段描述，是碧君前三嫂給我的材料，碧嫂生二女一男。小虎、小玉、小瑞。這三人都已婚嫁，共有孫男女八人。

羅馬三年

這段史實是出自前任三嫂舒氏碧君手，我謹譯如下。

一九三八年夏季中國加入聯盟那一大伙子抵抗義大利的時候，駐義大利的大使劉文島奉命撤退。我外交部認為邦交暫時雖有齟齬，但軸心國家對我的敵對情形，究竟如何發展，以及今後處理各種事務的方法和態度，也必需一位見識卓越的少年才俊留守，方能稱職。道鄰被認為是適當的人選，他受命為駐義大利大使館的代辦，如此就開始了我們三年的羅馬生活。這頗俱歷史性，頗值回憶，頗堪留戀的三年！

到任後第一件公事就是訪候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 Count Ciano。（黑衣首相索里尼的東牀。）此人深俱一股子義大利人奔放的熱情，一見面他就激動他說：他自從在北京任義大利外交官起，他就深深的愛上了中國同中國人。到了今天，中國竟爾聯盟抵抗義大利，其痛心處真像是發現一個情人忽而「琵琶別抱！」

以後的事故就順序展開，當年九月那個可恥的「慕尼黑協約」(Munich Conference)簽定。英、法兩國眼看着希特勒 Hitler 雄心勃勃，橫行霸道，也束手無策。因他已握有充份的六年備戰資本，而英、法兩國却是一無所備，一無所有。因此他們只有曲意承歡，聽任那獨裁者的「予取予求」。

協議閉幕，英國首相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歸途中訪問義大利，駐羅馬的美國大使

館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那可是我們出使以來躬逢的最堂皇，偉大的一個局面了！從歌劇院裡調來整隊的門警。因為只有他們才最熟悉每個國家的官員、使節、車輛以及司機們，他們負責指揮全面的交通，一輛一輛插了各國旗幟的大座車，順着次序緩緩的開進了英國大使館門前，然後唱名單、報官衙，大家魚貫而進。

整隊的長龍漸漸移進那間華貴的接待廳，排入管調的行列。一時間釵光鬢影，冠蓋雲集。陣容之浩大，穿戴之華美，真是難以形容！然而奇怪的是滿屋子裏沒有一絲兒愉悅的氣氛，也沒有些兒歡言笑語！每個人的臉上都掛了一層厚厚的寒霜！簡直像是舉行喪禮一般！又像是魔鬼的箱匣已竟開啓，大禍即刻臨頭一樣！事實上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人，對於希特勒的成功，都不樂觀！因此整個的會場都充滿了憂鬱、惶恐、黯淡！

羅馬古城，確是一個可愛的名城！我們最初的兩年好時光，都被二次世界大戰給斷送了。國際間的衝突、欺詐、殘酷一連串的層出不窮，真人不逼終日！

我們的司機是個識途的老馬，他曾經給一位藝術經紀人開車，又伺候過一位知名的愛耳蘭外交官，導遊是他的特長和興趣，所有的名勝古蹟，他都如數家珍。而這座古城，又到處都是說不盡的掌故，看不盡的風景。經他刻意的描述、策劃，要引導我們見世面，却不幸的常常被國際間的危急事態而掃興的作罷。

我們沒有多少機會認識主人翁，那些熱情，

可愛的義大利人，因為他們要和非軸心國家的外國人接近，是對他們本身非常危險的，所以外交部從來也不招待外國使節，甚至於國王也都多年不迎送外賓了。在我們居留的時間，只會被請過兩次正式宴會。其一是歡迎南斯拉夫攝政王 Prince Regent of Yugoslavia 的國宴，其二是義國的幼公主和波奔伯爵 Count of Bourbon 的大婚盛典。

雖然是很少和義大利人交往，但是道鄰學習義大利語言文字的速度真是驚人！他雖然有拉丁和法文底子，可是幾個月短短的時期他用義文寫出好文章，義語也說的話話叫，他的聰敏與才華，令人不能不佩服！

人之初性本善

就在這時，我們家裏也有難題了，小玉剛出世，小虎已經五歲了，是個聰明又調皮的孩子，已是入幼稚園的年齡。進什麼學校呢？那裏只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公立學校，在法西斯主義的國家，雖是幼兒，也要一律穿制服，唱法西斯歌曲，其二就是私立的天主教學堂。

道鄰一向不主張孩子們受宗教薰陶，因為我們已是半中半西，處於兩種文化背景之間。再說四五十年前，國際婚姻不像今日之普遍，他很不願意再用另外一種宗教來增加孩子們心理上的複雜。但是二者相權取其輕，我堅絕主張入私立的天主教學校較為妥當，道鄰只好勉強首肯，以為從此可以無事。但是，不久，問題又出現了，吃飯時小虎宣言她要受洗，我們問她為什麼要受

洗？她說她的同學們都將要穿了拖地的白紗長裙，像小新娘子一樣舉行「堅信大典」，小虎也要參加。修女們告訴小虎說行堅信禮以前，一定要受洗禮。人是帶了罪來到世界上，靈魂沾了污點，只有受洗才能把那污點除去，否則你將一輩子是個罪人！

這是第一次我看見道鄰着了急，他爲了孩子的教育而煩惱！晚飯過後，道鄰嚴肅的把小虎帶進書房，仔仔細細的給她解釋兩句「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第二天飯桌上小虎輕描淡寫的說她已竟告訴修女了，你告訴她們什麼？我急著問，小虎看着我用一種輕蔑的神情說：

「我告訴她們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罪，我們生下來就是好人，靈魂上也沒有污點，更不需要受洗」。真幸運！小虎找到了她自己的結論，中國天生好人，靈魂自潔，根本不需「受洗」也無庸「堅信」，這一關總算是又跳過去了。

成功與失敗

我們的社交生活也有愉快的一面，所往來的都是各國使館裏的高級官員，他們的背景、文化，彼此都相等相稱，其中最要好的要算是駐義的美國大使威廉·非利浦了 William Philip，他和前羅斯福總統也是私人的友好，是位十分稱職的外交人才，他高高的個子，新英格蘭人氏。儀表好，修養也好。一臉的青春活潑，滿肚子熱情。得了他的幫助又加上道鄰的硬保，把我們好朋友的一對年老的德籍猶太父母接到美國安居。

有一位俄國代辦，被調回國整肅。他起身的

時候，俄國大使館全體人員都到羅馬火車站送行，車到了第二站，代辦就帶了嬌妻幼女下車趕到飛機場，飛到美國逃難去了！

每人的生活中都不免有成功和失敗的一面。我且說說道鄰在外交任內成、敗的兩個片面觀吧。先說他失敗的那一段兒，道鄰預算義大利絕不會捲入戰爭的漩渦，並且根據正確的消息，德國人不要義國參戰。但他忘記了此時此景，兩個獨裁者的虎視眈眈，就是當時兩個魔王，慕索里尼同希特勒。他們瘋狂的妬恨着對方的成功，以後對於荷蘭的敗北，比利時的投降，以及對法國的侵略，慕索里尼站在旁邊可忍不住不動手了，雖然義國軍備並不充實，德國又不願義國介入。可是慕索里尼以獨裁的習慣，決定由義大利邊境進攻法國！一聲令下，義大利舉國朝野哀怨，痛憤之情，實難形容！若是打個比方的話，甘乃迪大總統被刺時，美國沮喪的情形，也不過如此！道鄰成功方面最主要的事，莫過於他促成我國和梵蒂岡建交的那件事了。中、義兩國那時雖然不睦，但在教皇庇亞十二世 Pope Pius XII 加冕大典時，道鄰建議我政府遣使拜賀，並要一位資深望重的人，以示慎重。那時駐巴黎的顧維鈞大使奉派爲晉賀專使，道鄰爲副使。晉賀的這老少二位體面又卓越的外交官員，在大典中是很令人注目的！雖然義大利那時已竟承認南京的偽政府，可是道鄰堅信遣使到梵蒂岡道賀是不失體統，而對我政府是有益無害的。後來果然由此開始中國與教廷的正式外交關係！

邦交既斷，我國代辦奉令下旗回國，時間雖

是急促，但是道鄰把離館前的事物文件整理的井井有序。到一九四五年復館時，薛光前先生是一任的代辦。當他點收撤館時所存留下的什物、檔案等，一切有條不紊，並且把前任遺留下沒清理的文件，也都安排妥貼，薛光前先生有悼念文盛道其事。

下旗回國

成行了，那友善的義大利人，還大事鋪張，歡送我們一番！在車站居然展開了猩紅的地毯！（隆重儀式之一）又掛了專車、飯車，滿載了鮮花、醇酒、果食之類，一直把全使館的人員送過了巴黎，直達西班牙邊界。從那裏這一行人馬直驅里斯本 Lisbon 從那裏又登上了美國運輸，那隻軍艦，原本是載了從美國遣回的德、義兩國的官員同外交人員等，同時又等待接回那羣從這兩國調回的美國官員，船上還有從德國調回的中國官員等，船上很是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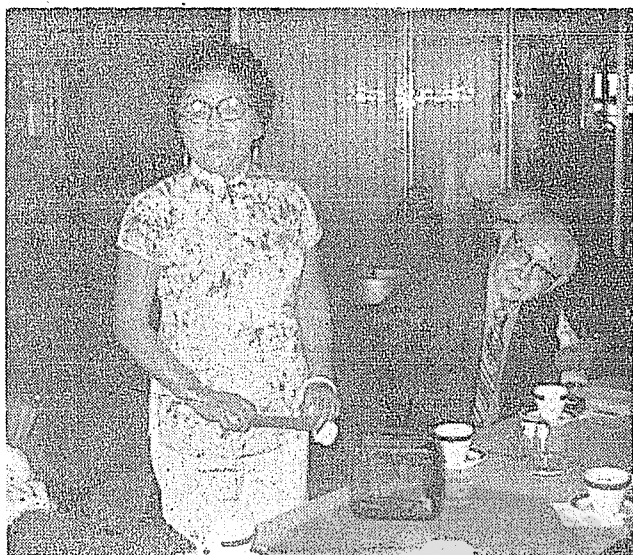
到達了，所有的中國官員都暫時集中在美國，靜待政府的下一道分發的命令。據我所知，後來道鄰是那一羣中奉令後回國的唯一的人，回國當然是說的陪都重慶了。

這個步驟完全是道鄰的決策，也是他的志願。我沒有法子也無意反對。從一九四一年夏季看，在不久的未來，美國對戰局決不會置身事外的。我要不毅然同回，也許將是一段漫長的別離。所以在這一羣中唯有我們一家四口一同回到四川的郊區歌樂山婆婆的膝下。

父兮母兮皇天罔亟

一九四七年三哥在臺灣省政府秘書長的任上，正是母親七十歲，他本是无意於五斗折腰的人。但他爲了老親的光彩，他向政府最高階層的首長和同僚請了壽扁，發了壽帖，回到徐州，遍請所有的親戚同前後兩街的鄰居，席開二百餘桌，鼓樂喧天，給娘作了一個大壽！這一番炫耀，是母親過世以前，也是她最後一次最感榮幸，最快樂的事了。愛兒一場總算是老人家僅得的碩果！

大哥在世時把父親的遺稿編印成冊，三哥又在遺稿後編續年譜，他又辭去政務處長的職位，



本文作者徐櫻女士（左）近影，右為曾虛白先生。

向政府控告馮玉祥殺父的沉寃。二十年來，他沒敢一日忘懷。但國難方殷，惶顧私人的恩怨。現因時局時效的關係，沒能得到預期的效果。但他總得以昭告世人，這一件驚天動地的大謀殺案，是如此的冤哉枉也！父親在天之靈也可以吐一口怨氣！世人從此可鑒屈死者的爲國忠忱而將得千秋而後世人的敬慕同情。而欺世盜名的劊子手也會遭到他應得的億萬人百世後的唾罵！

親情

美妹本是庶母王氏所生，她在襁褓，庶母年青，已遣回娘家。美妹一直在我娘同長嫂呵護成長，她從沒有感到孤兒的悲哀，她有時會發問說，別人的母親都很年青，怎麼我的母親比人家老的多啊？於此可見雙方的情感了。勝利以後，她的生母要來認親。大哥認爲，事隔多年，美妹身心健康，何必多此一舉，增加她心理上的複雜。三哥認爲母女親情，相認後多一個人愛她，有益無損，堅持允認。畢使她們母女團圓！多年來老母兄嫂都過世，三哥同我都半輩子遠遊海外，天各一方，美妹陷身大陸，誰能照應得了誰？她得到生母的愛撫，以免零碎之苦。不都是三哥的賜與嗎？大哥要保護美妹心理上的健全，三哥則注重倫常上的天性，當時兩位哥哥都是出乎愛心而各有見地，但時易景遷，三哥的堅持，今日而論，則美妹母女所身受的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婚變

一九五二年我住波斯頓時，忽然間駐紐約總領事，三哥的老同學，張平羣兄給我打電話說：「你哥嫂要離婚了，你知道內情麼？他們叫我辦手續。忝爲至交，我想多一層了解，如係單方面意氣用事，我就緩緩的拖下去，如是情勢必需，那就速戰速決！」「好！多謝關切，待我請示！」幾天以後，三哥回信來了。他寫道：「共禍日炙，他是以身許國的人，三嫂是洋人，一旦有變，他恐怕無法保護他們母女的安全。所以把家眷遣到美國去，他隻身來到台灣。生活雖然慢慢安定下來，而所入實在有限。碧君手中錢也無多，目前已然求得駐美大使館的一個職位，孩子們在美國也可以免費讀書，回國再重讀中文，中學生也有很多困難。美國情形，單身婦女，求職較易。碧君有此提議，我不必留難她。我們暫時可算爲真戲假作，彼此毫無惡感。他日時局許可，破鏡重圓，皆大歡喜。如果一時間我不能去，她又不同，同時又出現了一個比我的男士來追求她，那我應當摒棄了我失去她的悲傷，而爲她能得一個比我的丈夫而祝福她！若是不幸，她遇不到比我好的人，而我又去不成，她將終其後半世單身，這個結果，是我所最不希望。或者是她遇到一位不比我好而能對她和孩子們有情有意的人，把她娶了去，我也無怨，無恨！全信情真意切。事理的措施，情感的分析，面面顧到。我把此意轉告平羣兄，急轉直下，就那麼辦了。這只是手續上的處理，對外並沒宣佈。」

一年多以後，三哥信中所說的第三類型的人物出現了。碧嫂在情勢兩處之下就成「牛亨利太

太」，我的前任三嫂！以後二十餘年，三哥同碧嫂及亨利都是好朋友。不但如此，就連後來的三嫂和前三嫂逢年按節還互通卡片，餽贈禮物。碧君為徐家生下一男二女，並且隻手教養她們成人，連後任的三嫂都說徐家人怎能對她不尊重呢？所以她的女兒小瑜，還是徵求碧嫂的同意從她的名字，洋名叫芭芭。三哥過世，碧嫂亨利都痛哭，她還叫大侄子代她獻上個大松圈放置墳上。

再作新郎

碧君已嫁，三哥在台灣就宣佈了他又獨身了，在婚姻市場上他又待價而沽。這在當時很形成一股高潮！三哥雖已將近五十歲了，但他丰度不減當年。微胖的身軀，增加他壯歲的氣派，鬢角上的幾絲白髮，呈現他五車的收獲。老朋友幫忙，新朋友追逐。五花八門的人物齊全。忽然間出現一位寧波富商葉道本老先生之女葉氏妙暎，此人不但年青貌美，而且兩列門牆，在上海同濟大學，台灣大學專攻法律，正是我哥哥的高足，他倆的年齡幾乎相差一半，而她心儀他的人品、才華、門第，成就，數年於茲。一旦知道這位老師單身了，她竟勇往直前，不顧老輩朋友的意見同忠告，青年朋友的愛慕同追求，毅然決然在兩相傾愛之下，結為夫婦。這一段良緣，可惜只達一十八載！妙暎嫂生一男一女都聰明美貌，是這一輩裏很出類拔萃的孩子！

我會見妙暎嫂時是二十年前，我初次來台北，她結婚才幾個月。她陪我出外購物，兩人並坐在三輪車上閒談，她說：「你哥哥從小腿受傷，

心理上一定更受傷，他的童年必然不太快樂。我佩服、愛他、嫁了他。我比他小的多，我一定要努力，使他有一個美好的晚年」。我聽了十分感動，我想她小小的年紀，說話倒很成熟，果有此意，真令人欽佩！因此她雖比我年輕近廿歲，我一直稱她一聲「新嫂」。這是我們徐州人的土稱呼，但也有雙重意義，一方面表示我對於生了三個兒女的舊嫂子不能忘懷，二方面徐州人對於

也談陳炯明

趙宗鼎

中外雜誌第十八卷第五期十一月號，王成聖教授寫了一篇「陳炯明反覆無常」，將陳炯明如何勾結北洋軍閥背叛黨國，危害總理經過情形，寫得極為詳盡，確為治近代史的一篇珍貴資料，治史難，治近代史更難，因為近代史為期不遠，不獨親目所睹者頗不乏人，甚至躬與其事者亦大有人在，稍有偏失之處立即就會有人提出糾正，王教授這篇大作確把當年陳炯明的逆謀全部揭露，並經作過一番有力的考證，極為難得，尤以為世人所少知的勾結俄共

最後進門那個小媳婦常要帶個「新」字。父親同哥哥們離鄉越久，對於家鄉的風俗習慣，越覺珍惜。三哥對於我的「新嫂」之稱呼，非常欣賞。所以三哥向我說話，總說「你新嫂」如何如何。三哥過世，誰能還賞識我這個「新」字呢？現我已改稱「三嫂」了，而且我們兄妹會面時所說的一口老徐州話，恐怕從此也將絕響！

（未完待續）

暗送秋波，幾至滔先烈以熱血頭顱換來的革命基礎，於萬劫不復之境，統計其一生罪惡實屬罄竹難書，誠如王教授所云為我中華民國第一罪人允稱恰當，陳失敗後匿居香港，仍派人到處活動企圖死灰復燃，致有二次東江之戰，民國十四年黃埔軍校校長 蔣公親率校軍攻克惠州時，總理已在北平逝世未能親見此一以少勝

多的勝利果實，深為遺憾，軍次博羅誌哀時廣州各界亦同時開會追悼，陳炯明仍靦顏着人送上輓聯一幅，上書：
總理孫中山先生千古
惟英雄能殺人活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青史在。
與我公曾一戰再戰，私情公誼，全憑方寸赤心知。

舊屬陳炯明拜輓

這幅輓聯的措詞用句，一望即知為心存狡辯，欲蓋彌彰，因為陳炯明是前清秀才出身，聯語出自親撰似無疑義，當時籌備追悼會的各委員頗為憤慨，一致決議不予懸挂，故此聯絕少為外人所知，當時筆者適在廣州故而洞悉此事，特錄呈中外雜誌俾後人讀之益增對陳之唾棄。

（12）